



One Hundred
Classic Works of the
World Literature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安娜·卡列尼娜



2



大众文艺出版社

安娜·卡列尼娜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晓 伟 译

(二)

大众文艺出版社

第 三 部



因为精神太疲劳，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科兹内舍夫想要休息一下，没有到国外去，在五月末他住到乡下他弟弟这里来了。他认为，最好的生活是田园生活。现在他就是到他弟弟这里来享受这种生活的。康斯坦丁·列文看见他哥哥来了，非常高兴，特别是因为今年夏天他已经不期望尼古拉哥哥来了。但是尽管他对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怀着敬爱的心情，在乡下列文和他哥哥一起还是觉得很不舒服。看着他哥哥对乡村的态度就使他不舒服，简直使他非常恼怒。对康斯坦丁·列文来说，乡下是享受生活的地方，欢喜、悲哀、劳动的地方；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来说，乡下一方面是劳动后的休息场所，另一方面是消除城市的腐败影响的有效解毒剂，他相信那解毒剂的功效而乐于服用它。对康斯坦丁·列文来说，乡下的好处就在于它是劳动的场所；对谢尔盖·伊万诺

维奇来说，乡下特别好却是因为在那里可以而且又宜于无所事事。此外，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于农民的态度也使康斯坦丁·列文非常恼怒。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总说他了解而且爱护农民，他时常和农民们攀谈，他知道怎样谈法，不摆架子，也不装模作样，从每次这样的谈话中，他都引伸出有利于农民的一般结论，证实他是了解他们的。康斯坦丁·列文不喜欢他哥哥对农民抱这样的态度。对康斯坦丁来说，农民只是共同劳动的主要参加者，而且虽然他对农民抱着尊敬和近乎血缘一般的感情，虽然他作为一个共同工作者，常常赞叹这些人的气力、温顺和公正，但是当共同劳动要求别的品质的时候，他对农民的粗心、懒散、酗酒和说谎，就常常激怒了。要是有人问他喜不喜欢农民，康斯坦丁·列文一定会非常茫然。他对农民恰好他对一般的人一样，又喜欢又不喜欢。自然，以他这样一个好心肠的人，他对一般人是喜欢比不喜欢的成分居多，对农民也是一样。但是他不能把农民当作什么特殊的人物来爱憎，因为他不只是和农民在一起生活，和他们有密切的利害关系，同时也因为他把自己看成农民中的一个成员，没有看出自己有什么与众不同的优缺点，因此不能把自己和他们对照起来看。而且，虽然他以主人和仲裁者的资格，特别是以顾问的资格（农民们信赖他，他们从四十里远的地方来求教于他），和农民们保持着极密切的关系生活了很多年，他对于农民还是没有固定的看法，要是有人问他理解不理解农民，他还会像有人问他喜不喜欢他们一样茫然不知所答。说他理解农民，在他看来就等于说他理解一般人一样。他不断地观察和理解各种不同的人，其中有他认为善良而有趣的农民，他不断地发现他们新的特点，改变以前对他们的看法，形成新的观念。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恰好相反。他以农民和他所不喜欢的那个阶级的人们相对照

而喜欢农民，把农民理解成和一般人截然相反的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农民生活清楚地形成了自己的看法，那一部分是由于生活本身，而主要地却是由于和别的生活方式相对照而推论出来的。他从来没有改变过他对农民的看法和他对他们抱着同情的态度。

在议论农民时两兄弟发生的争论中，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总是战胜他弟弟，正是因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于农民的性格、特长和趣味有固定的看法，而康斯坦丁·列文关于这个问题却没有自己固定的意见，因此在他们的辩论中康斯坦丁就经常陷于自相矛盾中了。

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眼中，列文是一个很出色的人，他的心放得正（像他用法语所表达的），但是他的头脑，虽然很敏捷，却很容易受一时的印象所影响，因而充满矛盾。以长兄的恳切，他有时向他解释事物的真谛，但是他和他们争辩得不到乐趣，因为征服他是很容易的。

康斯坦丁·列文把他哥哥看成是一个才智过人和修养很高的人，而且赋有一种献身公益事业的特殊能力。但是在他内心深处，他年纪越大以及了解他哥哥越深，他就越来越这样认为：他觉得自己完全缺少的这种从事公益事业的能力，也许并不是什么美德，反倒是缺乏生命力，缺乏所谓激情这种东西，缺乏可以使人从无数人生道路中选择一条，并且只憧憬这一条的那股热劲。他对哥哥了解得越深，他就越注意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旁的许多献身公益事业的人并不是衷心关怀公益，而是从理性上推论出致力于公益事业是正当的事情，因而就致力于这些事业了。使列文更加强这个信念的，是他观察出来他哥哥对于公益的问题或是灵魂不灭的问题不是很关心。

除此以外，康斯坦丁·列文和他哥哥在一起感到不舒服

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夏天列文在乡下正忙于农事，要做完一切该做的事，时间还不够用，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却在休养。但是虽然他正在休养，没有写作，他喜欢把涌上脑海的思想用优美简明的形式表达出来，而且喜欢有人倾听。他的最经常的、最自然的听众就是他弟弟列文。因此，不论他们的关系多么亲近，康斯坦丁丢下他一个人还是感到非常不安。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喜欢仰卧在草地上，沐浴着阳光，懒懒地闲谈着。

“你不会相信，”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他弟弟说，“这种田园式的懒散对于我是怎样的一种快乐。脑子里没有一个念头，空虚得一无所有！”

但是康斯坦丁·列文坐着听他闲聊觉得很沉闷，特别因为他知道要是他不在，他们就会把肥料运到没有犁过的田里，要是不在那里监督着，天知道他们会把肥料撒在什么地方；而且犁铧也不会拧紧，却会让它脱落掉，过后他们还会说新式犁是愚蠢的发明，没有老式安德列夫纳犁好，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哦，这样热的天，你走得够了吧，”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他说。

“不，我还得到帐房去一下，”列文说着，就跑到农场去了。



六月初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老乳母兼女管家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拿了一瓶刚腌好的菌子送到地窖去的时候，

滑了一下，跌倒了，跌伤了腕关节。当地医生，一位健谈的年轻的刚毕业的医学生，来给她治病。他检查了腕关节，说她并没有脱臼，就给她扎上了绷带，留下吃了午饭，和鼎鼎大名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科兹内舍夫谈话感到非常高兴，为了表示他对于事物的见解，告诉了他地方上的一切流言蜚语，抱怨县议会所陷入的令人很不满意的状态。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留心地倾听着，问他问题，因为有新的听众在场因此感到非常兴奋，他滔滔不绝地谈着，发表了几点切中要害和很有分量的意见，博得了年轻医生的敬佩，立刻陷入了他弟弟所熟悉的那种总是随着出色的热烈谈话之后而来的兴奋心情。医生走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想带了钓竿到河边去。他爱好钓鱼，而且因为喜欢这种无聊的玩意而自豪。

康斯坦丁·列文需要去巡视耕地和草场，就提议套上马车顺路把他哥哥送去。

这是一年中正值夏季转折点的时节，那时节，本年的收获已成定局，要开始考虑来年的播种，而且马上要着手割草了；那时节，黑麦通通结了穗，虽然麦穗还没有饱满，还是轻飘飘的，一片浅绿色麦浪随风波动；那时节，绿色的燕麦和四处散布着的一簇簇黄色的草一道，参差不齐地竖立在播种迟了的田野上；那时节，早种的荞麦铺展开，盖没了地面；那时节，被家畜践踏的休耕地已经翻耕了一半，仅仅残留下没有翻耕过的小路；那时节，堆积在田里的干粪堆在日落时发散出和绣线菊混合在一起的气味；在低地上河畔的草原像一片大海似地伸展着，等待着开镰收割，在草原上黑魍魉地四处混杂着除去杂草的一堆堆酸模草的茎秆。

在农作中，这是一年一度的、需要农民倾注全部的收获前的非常短暂的休息时节。丰收在望，明朗炎热的夏日和短促多露的夜晚到来了。

两兄弟到草场去必须穿过树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路赞赏着枝叶繁茂的树林之美，向他弟弟时而指着一棵背荫那边显得很黑暗、缀满黄色托叶、含苞欲放的老菩提树，时而指着像绿宝石一般闪烁着的、今年新生的幼树嫩芽。康斯坦丁·列文不喜欢说、也不喜欢听人讲自然的美。言语在他看来好象会损坏他所见的事物之美。他附和着他哥哥说的话，但是他情不自禁想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当他们驶出树林的时候，他的全部注意力都被高地上休耕地的景象吸住了，休耕地里有的地方被草渲染成了黄色，有的地方被践踏和被犁沟割裂，有的地方点缀着成堆的肥料，有的地方翻耕过了。一串大车从田间驶过。列文数着车辆，看到需要的一切东西都运出来了，觉得非常高兴。看见草场的时候，他的思想就转移到割草的问题上去了。一想到割草他总是觉得特别激动。到了草场，列文勒住了马。

朝露还残留在草丛的根株上，为了不把脚弄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要求他弟弟驱车驶过草场，一直驶到可以钓到鲈鱼的柳树那里。康斯坦丁·列文虽然觉得把草压坏很可惜，但是他仍然驶进了草场。长长的草柔软地缠绕住车轮和马蹄。把种籽粘在潮湿的车辐和车毂上面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坐在灌木丛下整理钓鱼用具，列文把马牵出去，拴起来，就走进风都吹不动的、辽阔的、灰绿色的草场里去了。结着成熟种子的草在春季被水淹过的地方差不多长得齐腰深。

穿过草场，康斯坦丁·列文走到路上，遇见一个肩上揹着一只蜂箱，两眼浮肿的老头子。

“怎样，捉到一窝离巢的蜜蜂吗？福米奇？”他问。

“哪里捉得到，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我们只要能保得住自己的就好啦！这是第二次离巢了……亏得孩子们捉回来

了。他们正在犁您的地，卸下马，就骑上马去追……”

“哦，你看怎样，福米奇，就动手割草呢，还是稍微再等一等？”

“哦，哦。按照我们的习惯要等到圣彼得节哩。但是您总是割得早一点。哦，为什么不呢，上帝保佑，干草好极了。足够给牲口吃的了。”

“你看天气怎样？”

“那可要听天由命。也许还会晴下去。”

列文向他哥哥走去。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什么都没有钓到，但是他觉得并不厌倦，而且好象兴致很好。列文看出他因为同医生的谈话而兴奋起来，很想要谈谈话了。相反地，列文却只想尽可能地快回家去，以便吩咐召集明天的割草人和解决他时时挂在心上的割草问题。

“哦，我们走吧，”列文说。

“为什么这样着急？我们再待一会吧。但是你为什么这样湿！虽然什么都没有钓到，但还是愉快得很。渔猎的好处就在于可以和大自然接触。这种钢灰色的水是非常美丽的！”他说。“长满青草的河岸常使我想起一个谜来，你知道吗？草对水说：‘我们颤动，我们颤动。’”

“我不知道这个谜，”列文懒懒地回答说。



“你知道我在想你的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那位医生对我说的，县里的事已经坏到不能再坏的地步；那医生

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呢。以前我对你说过，现在还要对你说，不出席会议，完全不管县议会的事，是不对的。如果公正的人都退到一边，当然一切都会弄得很坏。我们出的钱通通用做薪金，但是没有学校，没有医生，没有接生婆，也没有药房，什么都没有。”

“哦，我试过，你知道，”列文慢吞吞地不愿意地说，“但是我不能够！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但是你怎么会不能够呢？我承认我不明白。我不承认你不关心或是没有能力；难道完全是因为懒惰吗？”

“完全不是。我试过，但是我看出来我什么也不能够做，”列文说。

列文不是很注意哥哥说的话。望着河对岸的耕地，他看出有一团黑的东西，但是他分辨不清是马呢还是骑在马上方的管家。

“你为什么不做什么事呢？你尝试过，但是按照你自己的见解你觉得失败了，于是你就灰心丧气了。你怎么这样缺少雄心呢？”

“雄心！”列文说，被他哥哥的话刺伤了。“我不明白。要是在大学里他们对我说别人懂得微积分，而我不懂，那才会产生雄心的问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人首先要相信他确有相当的才干做这种事，尤其要相信这种事确实非常重要。”

“什么！难道这种事不重要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他弟弟竟毫不重视他感兴趣的问题，这深深地刺伤了他的心，尤其使他伤心的是他弟弟显然几乎没有注意听他的话。

“我不觉得重要，我对这件事不感兴趣，这有什么办法呢？”列文说，认清了他看见的是管家，而且好象管家让农民们离开了耕地。他们正在翻转犁头。“难道他们犁完了吗？”他自言自语。

“哦，不过你且听一听，”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他那漂亮聪明的脸上露出不悦的神色。“凡事总有个限度，要做个独特的、真诚的人，憎恶虚伪，这都是很好的；但是实在，你说的话不是没有意思，就是意思很坏。你是声称爱农民的，那么你怎么可以不看重他们的死活……”

“我从来没有这样讲过，”康斯坦丁·列文自言自语。

“……看着他们无依无靠地死去呢？无知的农妇饿死小孩，农民停滞在愚昧里，听凭每个乡村文书的摆布，而你有力量帮助他们，却不去帮助，因为你认为这不重要。”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叫他两者之中必择其一：或者你很不聪明，弄不明白你能够做的事；或者是你不愿意为此牺牲你的安逸、虚荣，或别的什么。

康斯坦丁·列文觉得他除了屈服，或者是承认自己对于公益事业缺乏热心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路可走了。而这就羞辱和伤害了他的感情。

“两者都有，”他决然地说。“我不觉得这是可能的……”

“什么？合理地分配一下金钱作为医疗之用，也是不可能的吗？”

“不可能，我觉得……这地方周围四千平方里，有融化的雪的积水。有暴风雪，有田里的活，要供给全区的医疗，我看是不可能的。而且我认为医药并没有什么用。”

“喂，对不起；这是不公平的……我可以向你举出成千上万个例子……但是学校总是有的。”

“为什么要^有学校？”

“你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怀疑教育的效用吗？如果对你有帮助，对大家也有用，”

列文觉得自己精神上已经被逼到绝境了，因此他激动起来，不知不觉说出了他不关心公共事业的主要原因。

“也许这都是很好的；但是为什么我要为设立医疗所和学校操心呢？医疗所对于我永远没有什么用处，至于学校，我也决不会送我的儿女上学校去读书，农民也不见得愿意送他们的儿女上学校，而且我不认为应该送他们去读书。”他说。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听到这种出人意外的观点时愣住了；但是他马上想出了新的进攻计划。

他沉默了片刻，拉起一根钓鱼竿，又抛进水里，而后带着微笑转向列文。

“哦，你看……第一，医疗所是需要的。我们自己就为了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请了当地的医生来。”

“啊，但是我想她的手腕一辈子都不会直了。”

“那还难说……其次，会读书写字的农民对于你更有用，更有价值。”

“不，你随便问谁吧，”康斯坦丁·列文断然地说，“会读书写字的人做工人更坏得多，修路不会；修桥的时候就偷桥梁。”

“但问题不在这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皱着眉头说。他不喜欢说话自相矛盾，尤其不喜欢辩论时变换论据，引出新的不连贯的论点，使人不知应该怎样回答才好。“不过，你承不承认教育是人民的福利？”

“是的，我承认，”列文毫不思索地说，于是他立刻意识到他说的不是由衷之言。他感觉到如果他承认这点，那就会证明他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信口开河，都是假的，他还知道应该怎样证明，但是他知道这准会在逻辑上向他证明，列文就等待着那个证明。

结果论证竟比康斯坦丁·列文原来想的要简单得多。

“如果你认为教育是福利，”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那

么，作为一个正直的人，你就得关怀这种事业，对这种事业寄予同情，而且渴望为这种事业努力。”

“但是我还是认为这种事业是不好的，”康斯坦丁微微地涨红了脸说。

“什么！但是你刚才还说……”

“那就是说，我认为这种事业不是很好的，也不承认能办得到。”

“你没有试验过，又怎么知道呢。”

“哦，假定是那样，”列文说，“假定是那样，我还是不明白我为什么要为这种事情操心。”

“怎么这样说呢？”

“不，既然我们在讨论，就请你从哲学的观点向我解释一下吧，”列文说。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要扯到哲学上去，”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那口吻在列文听来好象是简直不承认他弟弟有谈论哲学的资格。这使列文非常愤怒。

“那么我告诉你吧，”列文激昂地说。“我认为我们一切行动的动力终究是个人的利益。我作为一个贵族，在现在的地方制度里面看不出有什么东西可以增加我的福利。道路没有改善，而且也不会改善；在坎坷不平的路上我的马也可以载着我奔跑。我不需要医生和医疗所；我也不需要治安官，我决不求助于他。学校对我不仅没有好处，反而有害，在我看来，地方制度只增加了我一些义务：每亩地缴纳十八个戈比，坐车进城；和臭虫同床而眠，听各种胡言乱语、不堪入耳的话，而个人利益决不会诱使我去做这些事情。”

“对不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含着微笑说，“个人利益并没有诱使我们为农奴解放而努力，但是我们曾为这个努力过。”

“不！”康斯坦丁·列文更激昂地说。“农奴解放是另外一回事。那也掺杂着个人利益。我们都渴望摆脱压迫所有这些善良人的那种束缚。但是做市议员，讨论需要很多清道夫，以及在我不居住的城市里应当如何铺设下水道；做陪审官，审讯一个偷了一块腌猪肉的农民，一连六个钟头听辩护人和原告的各种胡言乱语，裁判长审问阿廖什卡，‘被告，你承认偷腌猪肉的事实吗？’‘呃？’”

康斯坦丁·列文说得有点忘乎所以了，开始摹拟着裁判长和傻瓜阿廖什卡的模样；在他看来这些话都说得非常中肯。

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仅仅耸了耸肩膀。

“哦，那么对这件事你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意思只是说和我个人利益有关的权利，无论何时我都会用全力保卫；当他们搜查我们学生，警察检查我们的信件的时候，我心甘情愿地竭尽全力来保卫这些权利，保卫我受教育和自由行动的权利。兵役的义务，关系到我的儿女、兄弟和我自己的命运；凡和我有关系的事情我都愿意加以考虑；但是要我考虑怎样分配县议会的四万卢布，或者要我审判傻瓜阿廖什卡，关于这种事我可就不明白，而且也做不来了。”

康斯坦丁·列文滔滔不绝地谈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微笑了。

“但是也许明天就要轮到你受审讯；难道在旧刑事裁判所受审讯更合你的口味吗？”

“我不会受到审讯。我不谋杀别人，所以没有那样做的必要。哦，我告诉你吧，”他继续说，又离题了。“我们的地方自治制度和所有这类设施，看上去好象是天然生长在欧洲的真正桦树林一样，但我可不能热心给这些桦树枝浇水，也不

能相信这些树枝。”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耸耸肩，表示他很诧异，怎么一下子又把桦树枝扯进他们的辩论里来，虽然实际上他立刻明白了他弟弟的意思。

“对不起，你也知道这样的辩论没有什么用处，”列文的哥哥批评道。

但是康斯坦丁·列文想为他对公益事业缺少热心的缺点辩护，他自己也知道这个缺点。他继续说下去：

“我想，”他说，“任何一种活动，如果不建立在个人利益上，恐怕都是不能持久的，这是普遍的、哲学的真理，”他说着用断然的语调重复哲学这个字眼，好象表示他和任何人一样有谈论哲学的资格。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又微笑了。“他也有一套合乎自己口味的哲学呢，”他自言自语。

“哦，你还是不要谈哲学吧，”他说。“自古以来哲学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发现存在于个人和社会利益之间的不可缺少的联系。但是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必须对你的比喻加以纠正。桦树不是插上的，有的是播种的，有的是栽植的，而且必须加以细心保护。只有认识到在他们的制度里什么东西是重要的，有意义的，并懂得如何重视这些东西的民族才有前途，只有那样的民族才真正配称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民族。”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这样就把话题引入了康斯坦丁·列文不懂得的哲学史的范畴。——指出他的见解的错误。

“关于你不喜欢公益事业，我说句不客气的话，那全是我们俄国人的懒惰和旧农奴主的习气，我相信这在你不过是一时的错误，马上就会改正的。”

于是康斯坦丁沉默了。他感觉到自己在各方面都被说服

了，但同时他觉得他哥哥并没有了解他想说的话，只是他不知道没有了解的原因是他没有表达清楚他的意思呢，还是他哥哥不愿或是不能够了解他。但是他没有追根究底，于是，不再反驳，他开始想到另外一件私事上去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收拾起最后的钓丝，解下了马，他们就乘车走了。



在和他哥哥谈话的时候列文想起的那件私事是这样的一件事。去年有一次他去看割草，对管家发了脾气，于是 he 从一个农民手里拿过一把镰刀，亲自动手割起来。

列文很喜欢割草，从那次以后他亲手割了好几回；他割了房前的整个草场，今年初春以来，他就计划着整天和农民们一道去割草。从他哥哥到来以后，他就不知道去割好呢还是不去割的好。整天丢下哥哥一个人，他于心不安，又怕哥哥取笑他。但是当他走过草场，回想起割草的印象的时候，他几乎就决定要割草去了。在和哥哥激烈辩论之后，他又想到他要去割草。

“我需要体力活动，要不然，我的心情一定会很糟，”他自言自语，于是他下定决心去割草，不管在他哥哥或是农民面前他都感到很局促不安。

傍晚，列文走到帐房，安排好工作，派人到各村去召集明天的割草人，来割卡立诺夫草场，他的最大、最好的草场的草。

“请把我的镰刀给季特，叫他磨好了明天给我，我也许

要亲自去割草哩，”他说着便竭力装出很安详的样子。

管家微微一笑，说：

“老爷，好的。”

晚上喝茶的时候列文对他哥哥说：

“我看天气好起来了，”他说。“明天我要开始割草了。”

“我很喜欢这种田间劳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我也非常喜欢。有时我亲自和农民们一起割草，明天我想要割一整天。”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抬起头来，好奇地看了看列文。

“你这是什么意思？像农民一样，从早到晚吗？”

“是的，割草使我感到很愉快，”列文说。

“这当作运动好极了，只怕你受不了吧，”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非常诚肯地说。

“我试过的。开始有点困难，但是后来就习惯了。我相信我是不会落后的……”

“原来这样！可是告诉我，农民们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呢？我猜想他们一定会笑他们的主人是个怪物。”

“不，我不是这样想的；但那令人非常愉快、同时又是很艰苦的劳动，使人们无暇想到这些。”

“但是你和他们一起吃午饭怎么办呢？把你的红葡萄酒和烤火鸡送到那里未免有点儿尴尬吧。”

“不，他们中午休息的时间我回来一趟就是了。”

第二天早晨康斯坦丁·列文起得很早，但是他为了安排农场上事耽搁了一会儿，当他到草场的时候，割草人已经在割第二排了。

从高坡上他可以看到下面草场有割了草的那部分草场，那儿有一堆堆灰色的草，还有在开始刈割的地方有黑漆漆的一堆上衣。